

红楼梦我

朱健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013061965

I207.411
187

红楼梦我

朱健 著



北航

C1669866

I207.411
187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0130613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我/朱健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155-0754-5

I. ①红… II. ①朱…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16750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红楼梦我

作 者 朱 健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754-5

定 价 5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编前语

“四大名著”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对中华民族文化影响重大深远。但如今能一字一句完整看原著的人委实不多。笔者年少轻狂时与人高论，常将四大名著挂在嘴边，其实不过囫圇翻过，浮光掠影，未明究竟。后因职业原故，看了些大家的点评文字，按图索骥，才算和原著打了个照面，不为隔江遥望了。因此深信：经典品读是不错的读书门径。

适逢蜜蜂筹备出版“品读经典”的经典丛书，谨以四本品读作为推荐。其中既有大师经典，如吕思勉老先生的《三国史话》；也有由年轻学者王峰执笔，首次与读者见面的《水浒摸鱼》；另有朱健先生的《红楼梦我》及刘荫柏先生的《西游洞天》。四种品读文字风格各异，妙处亦自不同。

《红楼梦我》原是朱健先生以一生智慧，经红楼之眼，洞察世事人心的至情至性文字，有数篇曾在北之《读书》、南之《书屋》等处刊发。“红楼”自问世以来，曹

公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小改不知凡几，因此流传抄本版本繁多；且后世识字之人都愿意别置一喙，因此光研究这本书就成为一门学问，分出评点、索隐、题咏、考证诸派，后又有“曹学”“红学”或“版本学”“探轶学”诸学，蔚为大观。

朱健先生以诗人之眼观之，则是：“《红楼梦》不管怎么说都是一部写‘我’的书，所以才是写‘人’的书。把《红楼梦》纯粹当成‘学问’去研究，去索隐，去考证，当然也是功不可没。但在‘红学’中失去了‘我’‘自己’‘个人’，则人生感悟、境界、惆怅、感慨，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朱健先生以“逍遥”法读红楼：“翻到哪里就从哪里读起来。兴之所至，力所能及，读到哪里算哪里也就忘在哪里”，因为“曹雪芹的书像一切有着永恒之美品格的书一样，是永远流动的，永远看不见结束的变体”。这种“逍遥读红楼”法，于散漫处存真，于无心处动人，其实最能体贴作者初心，把握文脉精华。且诗人的品读角度，并不影响先生做论据时的客观严谨，对人物分析深刻入微，连屡遭世人冷眼的赵姨娘，先生也能够一碗水端平地言说。因此浩瀚红海，取此一辑以荐。

《三国史话》是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应其学生杨宽之邀，写给当时年轻人的一本读物，最初是以单篇形式

发表于上海科学书店的《知识与趣味》上。《三国演义》问世后在民间影响力巨大，几乎以“演义”身份覆盖了正史。但“演义”终究只是“演义”，罗贯中写书时或为情节传奇惊险，或为一己好恶所限，笔下多有与真实历史不符之处。

《三国史话》是吕思勉先生唯一一部通俗性史学作品，以老先生底蕴根基，纵然文字通俗清浅，其内容的广博厚重可知。在此书中，吕老先生对三国文学与三国史学著作中诸多问题深入辨析，还原被湮没的史实，端正被歪曲的人物，为曹操、魏延等若干被演义丑化的人物辩诬平反，处处引导读者从人性本质出发，理性、全面地评价当时历史。老先生思想的深刻睿智在今天看来仍极具先进性，令人叹服。

本版《三国史话》以据1943年开明书店最初版为基础，选择复原了之后其他再版版本未录入的部分内容；另增加《三国史话之余》及有关三国的数篇札记，供读者深入了解。

《西游洞天》以学者刘荫柏先生在中央电视台及中国现代文学馆所做《西游记》系列讲座为基础，修改增订而成。刘荫柏先生号称学术狂人，将二十四史等闲间就看了两遍。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研究《西游记》始，他又对佛教、道教、易经展开研究，均造诣非凡。本书

中，刘荫柏先生将《西游记》里的人物、故事与各类宗教、民间传说、历史史实并相映照，把《西游记》和儒教、佛教、道教及民间诸神之间的关系梳理得脉络清晰，在西游人物的原型出处、故事传说的文化渊源、影射的历史史实等考据上，言道得历历分明。读《西游洞天》，犹如随了美猴王溯流而上，一路风景如画，最后才发现已置身于万岳朝宗的福地洞天之中。

本书出版得到中华书局及徐卫东老师大力玉成，于此深谢。

《水浒摸鱼》与上述三本的清晰严正不同，是一本“走神”的品读本。年轻学者王峰一面做《文心雕龙》《幽梦影》的校注，一面又偷闲来水浒摸鱼。少时王峰痴好“水浒”，“经常与同学议论的是旱地忽律、铁扇子之类不明其义的绰号，或者好汉们惊人的酒量和食量”；也曾“无聊到赌背一些细节，比如王进教史进的十八般武艺是哪十八般，梁山五虎将、八骠骑的排名”；爱的是“《水浒传》里更生动的城镇市井生活，小酒店、蒙汗药和大盘熟牛肉”。

但他笔下出来的，其实是一幅游离于“水浒”故事情节外的北宋民风民俗画卷。宋江杀阎婆惜、石秀杀裴如海的“刺激”情节，王峰却是以之为背景，大谈东京汴梁早市上的粥饭点心；又或者在打斗正酣的时节，他

笔锋陡转，引入去看好汉们头上所戴的花、身上所纹的刺青，又絮絮而道这些小玩意的渊源传承。

虽是一路“走神”，但作者依然一派严谨治学的态度，所言所论引经据典，无不证据确凿出处分明。且文字精巧简洁，诙谐有趣，着眼于读者通常忽略的闲笔，又明察秋毫，将整本“水浒”中大大小小的 bug 一一揪出来，再细加论证，读来甚是有趣。

四本品读大略如是，个中趣味开卷便知。若有读者经此门径，得以对四部传世经典心生亲近或略窥壶奥，则一赖造化之功，二属作者之荣，三则编者之幸。

清霜

2013 年 4 月 3 日

序

七十余年前，先师李广田在罗江国立六中的国文课上尝授以小说解析，舌粲莲华，妙语解颐，一群未谙世事的流亡学生由是而初窥文学奥妙。其后我未卒业而离校，支离风尘，漂泊西南，“文山”“宦海”皆曾涉足，百计谋生，孜孜入世，离小说亦远矣，不意反有身入小说之感。如是碌碌生涯，半世无成。孰料古稀余年，不知以何因缘，得蒙主《读书》编务的沈昌文君及其麾下“五朵金花”青顾，函札交驰，索稿甚殷。本伏枥之心，尽力而为，因重拾先师旧业，借小说为发端，思及世务，梦入“红楼”，于是而有系列读“红”篇章之问世。除《读书》外，亦有部分刊载于湖南《书屋》。数年后结集为《逍遥读红楼》《碎红偶拾》两册小书，絮语不尽，更发而为不入编小文数则，皆即兴率性，一吐为快，未遑推敲。青史存心，红楼梦我，诚然，信然。然则，梦我故我在？友人好事而多善行，怜我九旬衰朽寂寞，汇我读

“红”旧作成新集付梓，岁月变易，拂尘重见，不识能
博当世同好君子一笑否。

龙年惊蛰节后，长沙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逍遥读“红楼”

逍遥读“红楼”	003
贾府众姨娘	018
“我师何太痴耶”？ ——曹雪芹的“时间差”	037
没话找话论贾赦	049
话说邢夫人·鸳鸯事件	061
“绣春囊之变”	073
秦可卿生死谜 ——《生命荒原迷津渡》之一	086
子虚乌有“龙禁尉” ——《生命荒原迷津渡》之二	098
似有若无“秦可卿” ——《生命荒原迷津渡》之三	111
查考“嫖妓的语言”	124

第二辑 碎红偶拾

开辟鸿蒙	141
“无限惆怅，无限感慨！”	149

四大家族	152
大观园里的三驾马车	163
“凤姐之父”索隐	166
老莱子与王熙凤	168
为凤姐“圆梦”	174
李纨的“叫板”	178
林如海身后事	183
王子腾	187
贾府的教育	196
秦可卿，说不清	206
“汉南春历历”	219
推敲冯紫英	222
荼蘼花事	225
《红豆词》	231
璎珞	237
世外仙姝	242
诗中性情读宝钗	271
晴雯与《姽婁词》	277

马道婆和傻大姐	296
“吃不完的饭”	299
史太君情系果子狸	301
“素有瓜葛”解	307

第三辑 红外说红

照亮一切生在上的人	311
真假有无说“太虚” ——兼及某种“遗憾”	322
林黛玉不如王宝钗	331
贾宝玉是“大革命家”	335
大师红楼“梦”难圆 ——吴宓的“大小说”	339
《吴宓日记》中之《红楼梦》 ——资料述录	348
“张本”《红楼梦》	397
姑妄听之“脂砚斋”	399
俞平伯善解“凤姐梦”	406
孤证不立 ——小议《红楼梦》“毛批本”“靖藏本”	418
碎红一片说“曹爹”	422
曹雪芹的“级”	425
关于《逍遥读“红楼”》	429
《碎红偶拾》序	432

第一辑

逍遥读“红楼”

逍遥读“红楼”

日前应一家“文化”报之约，以此题写千字文。属“压缩饼干”“火焙鱼”之类，意思意思罢了。此后没想到过再“炒现饭”。近读两本“新书”：美国浦安迪教授《中国叙事学》，张爱玲《红楼梦魇》，忽然觉得此题还可说一说，甚至以后也可再说。《红楼梦》的文章永远做不完，一听别人“说红道梦”，总忍不住要插几句嘴，不自量也。

说是两本“新书”，新见之书的意思，并非新著。《中国叙事学》是浦安迪教授1989年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讲稿。据《北大学术讲演丛书》策划乐黛云教授《序》中介绍，当年夏天浦氏“不得不中断讲学提前离去”。时过境迁，“现在又作了大量的改进和补充，成了这部《中国叙事学》的讲演集”。成书经过就很有味。乐黛云评介浦氏为学之术，称“他决不将某种分析模式强加于中国文学，而是将中国文学置于非常丰富的世界文学发展脉络之中，从多种角度加以欣赏和分析，因而能开辟出许多新的视域和趣味。”总括之

言,并非溢美。浦氏以“三红金水”加《西游记》为主,研析“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之学,覃思别趣,多我所未知。读来无学究气,有新鲜感。只不过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文化障碍欲全然无碍,也难。此点于浦氏说《红楼梦》较为明显。大醇小疵,却也难怪,我们自己学“红学”也往往越“学”越不知在“学”什么,何况“外”人?张爱玲便把自己的得意之“学”,名为《红楼梦魇》。她宣称:“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是这情形——一种疯狂。”(《自序》)这“魇”,这“疯狂”,对一个外国学人,大概更多几分沉重、迷惘。

《红楼梦魇》,成书于五六十年代,慕名久矣,今年才见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故称新书。张氏宣称:“《红楼梦》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与阅读趣味。”(《自序》)“家喻户晓”如《圣经》之说,想当然耳,有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之教。贾宝玉的知名度断然不如李逵,更别说犹大之在西方了。至于“小说主流”则是见仁见智,“阅读趣味”更因人而异。张爱玲把《金瓶梅》《红楼梦》并提:“这两部书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红楼梦》。”“红迷”到“一切泉源”水平者委实不多。据我平生亲见亲闻亲验,一旦把某一书当成“一切泉源”,危险以至灾难往往随之而至。轻者伤风感冒,重则高烧狂癫,忘记自己和同类身处何境、身